

陆



安徽教育出版社

《阿英全集》编辑委员会

顾问

周巍峙

主编

柯 灵

副主编

黄书元 钱小惠

编委

柯 灵 黄书元 姚永森
吴家荣 钱 璎 钱小惠
钱厚祥 钱小云 许振轩

常务编委

姚永森 吴家荣 许振轩

装帧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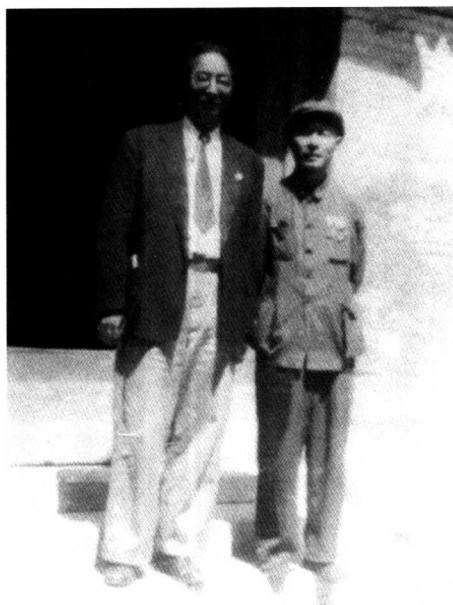
包云鸠 王潇冬

本卷责任编辑

张雪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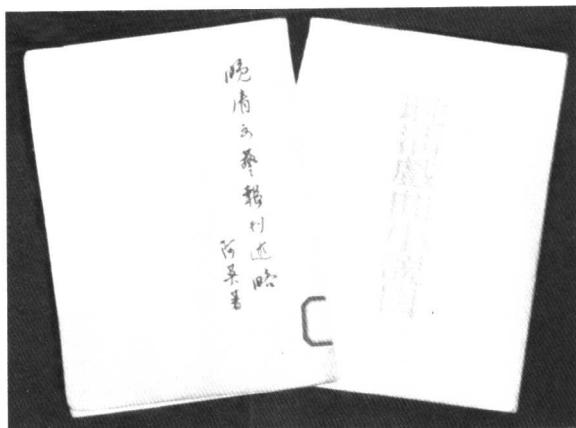
一九四九年与李克农合影



一九四九年与郑振铎合影



一九四九年在北京
左起:钱筱璋、阿英、夏衍、李克农、袁牧之



五十年代的部分著述

第六卷说明

本卷收入杂文集《剑腥集》、《晚清戏曲小说目》、《晚清文艺报刊述略》及一些散篇。

《剑腥集》是一九三六、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的作品。一九三九年三月由上海风雨书屋出版。其中《庚子联军战役中的〈老残游记〉作者刘铁云》，后由作者编入《小说二谈》。《〈胡沙随笔〉解题》，后由作者编入《胡沙随笔》。《〈西行漫画〉题记》、《〈抗战木刻集〉叙》已移入第十卷。

《晚清戏曲小说目》是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〇年的作品。一九五四年八月由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

《晚清文艺报刊述略》是一九三六年、一九五七年的作品。一九五八年三月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

《阿英全集》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目 录

剑 胜 集

关于瞿秋白的文学遗著.....	3
周作人诗记	10
日本大本营侍从武官斋藤贯之《甲午中日战争日记》	14
所谓“晚清的中国观”	17
“东方残忍之国”	26
从浓毛狗文学说到袖狗文学	28
论新的色情小说	42
鬼的故事——一张电影的本事	44
一个没有写成的戏剧——青岛的日军悲剧	48
从《爱与死的搏斗》公演说到罗曼·罗兰与中国抗战 ——从欧洲大战讲起	51
“兵车向前方开”	54
国难小说丛话	56
跋	67

晚清戏曲小说目

叙记	71
晚清戏曲录例言	75

晚清小说目编例	76
晚清戏曲录	103
晚清小说目	140

晚清文艺报刊述略（附辛亥革命书征）

晚清文学期刊述略	227
晚清小报录	273
附辛亥革命书征	323

杂文（1936年—1954年）

电灯（机械诗话）	373
电线（机械诗话）	376
煤气灯（机械诗话）	379
火轮船（机械诗话）	382
顾斋摭录	385
孔夫子的新认识	387
国难书话	393
近代国难史籍录	409
何绍基与太平天国——关于《盾鼻随闻录》	444
张苍水临难之年人事略——《悬岙神猿》人物志之一	454
太平天国史料钩沉——校本《独秀峰题壁诗》	457
南明佚史两种	469
《金瓶梅传弹词》	477
初期的翻译杂志	480
《记闻类编》中的戏剧资料	489
关于盐阜区的儿童戏剧问题	490
明人笔记小话	493

关于平剧《孔雀胆》——论应如何再度改编	536
中苏两国伟大的友谊万岁	549
结合政治与表现工人	551
在《文艺学习》创刊号漫谈会上的讲话	553
怎样才能争取斗争的胜利	556
欢迎尚小云剧团	558
把戏改思想提高一步——祝全国戏曲工作会议的开幕	560
更进一步的发挥力量为人民服务——对天津戏剧界 的元旦献词	563
在以“爱国主义”与“爱国生产”为中心内容的春节 文娱活动中把天津的群众文艺运动提高一步	566
把工作做得更适合于读者需要一些	569
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献词	575
继续完成常程二烈士的遗志	578
开展爱国捐献运动要和爱国文艺创作运动结合起来	581
新的营养与新的要求——《苏联宣传画和讽刺画展览会》 开幕词	583
漫谈地方戏	587
关于伪《石达开遗诗》	592
中国诗文中的埃及	597
我国介绍芭蕾和《天鹅湖》的早期文献	604
关于反美华工禁约的文学	608
艺术家的故事	632
读书札记	635
(一) 古巴人民不要美国佬	635
(二) 中国和古巴的历史关系	637
(三) 最早介绍古巴的中国书	639

控诉美帝国主义的粤歌	641
关于天津教案的新材料	646
曾国藩的媚外	648
从“讳虎行”说起	651
揭露美帝国主义的“善意措施”	654
从“先贤遗训”到“当面撒谎”	657
来自曾国藩幕内的情报	658
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香烟市场之争	660
爱国的无名舵工	662
邓世昌习战马江	663
辽海之战中的邓世昌	665
“洋将”华尔本相	668
关于一八六二年湖南教案	672
宣传革命的文选——辛亥革命文谈之一	675
南社三部突出的诗集——辛亥革命文谈之二	678
风行一时的白话报——辛亥革命文谈之三	681
黄小配的小说——辛亥革命文谈之四	684
传奇文学的发展——辛亥革命文谈之五	687
觉醒的戏剧界——辛亥革命文谈之六	689
关于《三州诗钞》	691
帝国主义怕的是什么——读《笏庵诗稿》	694
《天府广记》作者孙承泽的遗札	697
陈逢衡的鸦片战争组诗	700
游龙戏凤	705
从晋砖文字说到“兰亭序”书法——为郭沫若《兰亭序》	
依托说做一些补充	708

剑 胸 集

关于瞿秋白的文学遗著

秋白的文学活动始于“五四”。一九二〇年到俄国游学。次年十月，在那里完成了他的第一个单行本《俄乡纪程》，于一九二二年九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名被改为《新俄国游记》，并副题为《从中国到俄国的纪程》，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

从一九二一年二月，至翌年三月末，他又把在苏联时的个人思想情感，及琐闻逸事，用杂记的形式，写成第二个单行本《赤都心史》，凡四十九目，由蒋光赤携带回中国，仍交“文学研究会”，于一九二四年六月，由商务印行。他这时兼任《北京晨报》的通信记者。

回国以后，他又陆续写了很多的政治、经济以至于文学的文章。在一九二六年与一九二七年之交，辑编成一部《秋白文存》，交亚东图书馆出版。哪知版子排好以后，在国内的政治上，已经有了激剧的变化，国共两党已分了家。因此，这一部《秋白文存》，一直没有机会和读者见面。《新俄国游记》与《赤都心史》也遭了禁卖。

在留俄期间，他还写了一部《俄国文学史》，一直没有付印。一九二七年，光赤写定了《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时，秋白把原稿交与他，附在书后，作为下编，改书名为《俄罗斯文学》，由创造社印行。因为政治的局面已非，秋白的部分，

连著者的名字也没有署写，而光赤也不得已改为“光慈”。后来创造社被封，这部书的纸型，便移到了泰东书局，改书名为《俄国文学概论》，署名也由“蒋光慈”变为“华维素”。

一九二八年，太阳社成立于上海，当时“中共”干部参加的，有秋白、杨匏庵、罗绮园、高语罕等。秋白在工作上，有许多的指示，但因为政治工作繁忙，却没有写什么东西。只匏庵、绮园用笔名发表了几篇小说。不久，杂志也遭了封禁。

直到一九三一年，秋白才继续着中断了好几年的文学活动，开始写《乱弹》，写小说，写诗，翻译理论、剧本，以及高尔基小说等等。这期间，用“史铁儿”的名字，印了高尔基的一个短篇《不平常的故事》，还借萧参的名字，印了一本《高尔基创作选集》。

那时的秋白生活很苦，他赶译了高尔基的四个短篇：《坟场》、《莫尔多姑娘》、《笑话》、《不平常的故事》，想印一本书，换一点稿费。时值合众书局初期，需要买稿，便由我把他的原稿和鲁迅《二心集》的原稿拿去。书店是只认得赢利的，不几天，先把《二心集》的稿费付了，秋白的稿子却拖着不解决。后来几经交涉，总算书店“开恩”，抽买了一篇《不平常的故事》，把其余三篇退回，于一九三二年出了版。到一九三三年，才又加上几篇，题作《高尔基创作选集》，交与“生活”，但出版不久，竟因“探得”是秋白所译，又遭了禁。后来，秋白就被派到“苏区”去，而且在福建牺牲了。^①

^① 在秋白到“苏区”之前，曾有一段病死的宣传，杂志新闻纸多有记载。实则秋白那时并没有死。散布这个消息，是因为当时当局正加紧地捕捉他，而他也正被派至杨树浦做工人运动，借此以疏忽对方注意。

秋白的文学生活，就我个人所知道的，大体如此。有些是一向不为人所知的。而他的文学作品，被忘却或不为人所知的，那是更多。如此，我们不能不深深地感谢鲁迅先生，替秋白编辑了一部极其美观的《海上述林》，和霞社的同仁，在最近为他辑印了《乱弹》。遗憾是，《乱弹》所收的，只是秋白作品的一部分，遗漏的还太多，甚至在编者已经搜集到的杂志上换了另一署名的文稿，也被遗落了。

就说《乱弹》吧。《乱弹》是发表在杂志《北斗》上的，写作的时期是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最初是用的“董龙”的笔名，发表了《哑吧文学》与《画狗吧》两篇。第二期继续写的时候，才加上《乱弹》的总名，因为笔名为“陈笑峰”，故总题也作《笑峰乱弹》。《北斗》出到第二卷，《乱弹》也还是继续，但总题却为《水陆道场》，署名亦改作“司马今”。并用一“讣告”代叙。讣云：

不肖罪孽深重，祸延笔名陈笑峰，于中华民国一九三一年除夕横死歪寝。为此特建水陆道场，超渡众生，继续乱弹。诸道场之欧化名称，系风雷水火，三教九流，鬼神人物，鸟兽虫鱼展览会——A Universal Gallery,^① 谨此讣闻。并非予司马今泣血稽颡。

这里收的，就是单行本《民族的灵魂》以下几篇。至《不可多得之将才》以下数篇，则总题为《新英雄》，发表在二卷二期上。现在单行本收二十六篇，可以说包括了当时发表的全部。实则秋白所写，还有好多篇，大都因为顾到公开发行的关

^① 英语。意思是“一间普通的房间”。

系，我们在编辑的时候都给抽去了，一部分好像是因杂志停刊，没有发表出来。把这些杂文辑编成书，如果不是出于作者的本意，而删去原先的每一组的“总题”，我以为是值得考虑的，至少在书后，是应该有一回说明。

关于“大众化”问题，《乱弹》里收了《文学月报》上的《大众文艺的问题》等四篇，实际上，是至少遗去了一篇的，那就是发表在“左联”机关杂志《文学》上的《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这就是《大众文艺的问题》的“初稿”。“初稿”的内容，是分为“叙论”、“用什么话写”、“写什么东西”、“为着什么而写”、“怎么样写”、“要干些什么”六部，一九三一年十月作。“重写稿”则作于翌年三月，内容分为“问题在哪里”、“用什么话写”、“写什么东西”、“前途是什么”，字数仅及初稿二分之一。不知编者是没有看到“初稿”，还是以为“重写稿”是“定稿”，实则是应该并存的。理由很简单，就是“重写稿”是为着“公开”的关系，不能不弃去“初稿”中之不能发表的部分，而“初稿”因为是秘密发行，故能更充分，更彻底地说明关于普洛文艺大众化的一切。

譬如“诗”，《乱弹》是仅收了《向光明》二章，实则秋白后期所作的诗歌，最为人称道的，是翻译了苏联别德纳衣^①骂托洛茨基的长诗《没工夫唾骂》（译者的署名用“向茄”，发表在《文学月报》三期），以后所作的《汉奸的供状》，一首嘲骂当时所谓社会民主党丑态的长诗，用“芸生”笔名，载《文学月报》四期。全诗是这样的开场：

现在我来写汉奸的供状。

① 今译作“别德内衣”。

据说他姓胡，可不叫做立夫。

穿着江北苦力的衣裳，倒也像，只是皮肤白一点。

结段是：

“……所以中国的资本主义，又是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
……而不是民族资本主义”。（注：见胡秋原亚细亚生产方
式论）

不要得罪虞××，用不着“打东洋人”，

帝国主义的就是我们的，

资本家的，也就是工人的。

众生平等，博爱，自由，中华共和国。

阿弥陀佛！

“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的诸葛亮”手印。

全诗凡六节，近百五十行，是极辛辣的，形式也是崭新的，可以说是中国有新诗以来仅见的一首最光耀的战斗的讽刺诗，他辱骂的对象，即是《文化杂志》的编者。鲁迅先生颇不以这样的“辱骂”为然，只是主张“论争”。其实，对敌人，我觉得是不一定采取学院式的学者的手法，只要文字的本身有理论的因素存在。而《乱弹》不收，不知是由于尊崇鲁迅先生的主张，抑是作者的新署名不为编者所知。

由此可推知，《乱弹》里所收的秋白文学作品，即是后期，也是“诸多不备”的，除已举出的，当还有不少。说到前期，那是更不必说，除掉翻译的托尔斯泰的短篇，一部分收在商务印行的《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外，可以说全未收集。随手举例，如《曙光》杂志里的译稿《俄国革命纪念》、《马德志尼论

不死书》，都是极富有文学性的作品。《人道月刊》上也有《心的声音》，《妇女评论》上也有《托尔斯泰妇女观》，还有许多其他的论著，和《北京晨报》的通讯。回国以后的作品是更多，在记忆中的，就有杂志《中国青年》里的：

- 《猪八戒》（创作小说）
- 《那个城》（创作小说）
- 《过去的人——泰戈尔》（论文）
- 《时代的牺牲》（译高尔基小说）

《猪八戒》是针刺吴稚晖《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而作的。《那个城》是指的苏联。《过去的人》发表在《泰戈尔专号》里，是泰戈尔来华时受到的一个大的打击。《新青年季刊》和后期的《新青年》里，也有下列有关于文化的诸题：

- 《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
- 《自由世界与必然革命》
- 《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

特殊是《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一题，对当时以美国的实验主义作为方法基点的胡适式的新文化，以至于新文学运动，是演着很重要的任务的。其他两题，对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也有许多新的指示。首末两题的发表，都是用着“屈维它”的笔名。其他许多关于中国革命的政治论文，在这里，是无须说及。

关于秋白的遗著，散佚的实在太多，而且难于搜集，主要的原因，是五四初期的报纸杂志，现在已不易寻觅，而十年以来的作品，由于政治环境的关系，又始终不断的变易着笔名，只要有一个时期不和秋白在一起，就很难知道他在那期间内究竟写了些什么。至于发表在秘密刊物上的，那是更不易为人所知了。

因此，《秋白全集》的编纂，即使仅是文学部分，在目前